

天
府
廣
記

天府廣紀卷之三十四

明董倫字安常世居燕之宛平元末累徵不出明初以荐舉為
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侍懿文東宮多所輔導太祖聞而善
之陞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出為河南左叅議盡心民
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后樂三十年以註誤免官典教滇
南建文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公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
及髫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庚辰會試典太常少卿高遜志為
考試官所拔如湖廣吳溥揚子榮楊溥硯深董稱得入其試

錄序有云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盛也救大忠
厚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險薄佻隹之徒衆而危亂作
世尤以為名言解縉之謫河州也倫言之于上召還以縉為
翰林侍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建文間屢言當務觀睦不聽
燕王即位后倫年八十餘致仕怏怏吁嘆數日卒歸葬宛平
茅大芳大興人博學能詩人少有奇名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
淮南考績入朝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
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正學為記建文即位擢右副都
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蔣梅殷云幽燕消息定如何問
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救鐵騎遊天河閨中事

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我老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
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

黃澂平谷隸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
德癸丑進士除拜山東道御史英廟北征澂疏言兵玩備弛
敵鋒正銳陛下奈何以祖宗付托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駕
至土木塞而師潰大駕蒙塵澂奮節死為

劉士原昌平人洪武中以才能荐舉擢山西潞州知州有惠政
及比陞陝西承議茶官在布政使廳朝至京止跨一蹇隨一
僕帝庶得其美稱揚不已命馳驅赴任時有天下清官劉士

原之譽

劉英寶城人洪武中仕為山西繁峙知縣廉能守法深得民心
后秩滿縣人詣闕乞留詔復任仍命禮部書其政績起奉以
旌示天下

李俊順義縣人洪武中以國子生著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永樂
元年召為刑部侍郎嘗建北京陞工部尚書二十二年調兵
部尋兼太子少保仁宗皇帝命侍上湯水陵廢約求侍從將
士不敢秋毫犯民上欲獵亦屢諫止遂留南京兵部宣德二
年安遠侯柳升等征交趾命俊督軍事至廣西病作及交
趾境遂卒慶正且剛果遇事敢為不畏強禦深嫉脂韋嬖奸
者以廢取下以恕用法有幹句仁宗即位慶請令直隸及各

都司官軍史者于京師探極上嘉納之時大理寺少卿戈謙
言事有過于矯激者仁宗不悅大臣呂震劉觀等交口傾之
時惟慶與夏原吉不語然自是言事者少仁宗怡遜降勅自
引咎且勉諭謙又責奪臣之嘗傾諫者震乃大愧于慶兩人
受過事侃、爭論未嘗言御當時皆嚴譴之監為生宗

凱甫兒乎縣人洪武三十年舉人才授戶部主事有賢聲是文
元年陞松江府知府瑞注原明政平訟簡永樂二年坐累降
右軍都督府銜歷三年以荐舉權山西道監察御史四年召
還陞工部右侍郎十九年遷都北京尚書色北命備掌部事
二十一年奉命成造冬夏衣給賜雲南官民生務進等片疏

球官生周魯等役竣仍奏准自后依時給賜不得奏請著爲
令二十二年陞南京工部尚書宣德元年兼掌兵部事二年
致仕庸性凝重言若不出口遇事處之辭有餘裕故人務爲
篤厚君子云

蘓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賜明正直任漢陽知府恭讓豈
弟嘆善治簡而明廉而不苛刑而民不怨善近者司几筵後
科徵之事備倍他郡政繁而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必無故
占者恭讓每遇重役必詣上官中理而多減省民賴以安先
是有趙庭蘭者徐州人知漢陽縣慈惠愛民十餘年間漢陽
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李李尚大興人永樂初以國子生拜為春坊贊善講授經書深見禮待為人博學強記嘗貯蔬為書庫及致仕猶訪以時政宣德初以輔導功錄其子

黃潤玉字孟清世為郵人十三歲時永樂命江南富民徙北京遂入籍宛平受堡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烟潤玉與同役築室成北閣傾貲給楹賦墜園囿蔬以為生稍隙輒肆力于學家有富翁僅一女指潤玉為宿其家而同貧堅辭或謂之曰瓜田不細履也其慎行若此福順天岸生京闈鄉試擢禮部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父憂改訓南昌府學詳行在矣上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生平著述甚富以朱子

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本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司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賦鳥別為一卷通五卷皆為之註釋總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換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皆皆補與換庸學通古以禮記深衣制寸有副鄭氏誤註為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註亦誤換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燕穢換寧波關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殊各為之註當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為註孫子其他條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一若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州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
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新之時方急兵革未
暇逮其家及即位乃族杜公以諸生而持正義史難於方正
學諸公世竟不知其名

張漢蜀川人永樂初為兵部郎中太宗召主便殿問以急務數
對剴切上嘉之賜衣一襲玉硯一枚尋擢山東左布政維綱
陝西值歲飢賑恤全活甚衆宣德二年廣東苗夷倡亂漢至
宣布德威苗逆平秩滿詣闕力辭休致

楊善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沉敏能為人策時事
時年甫十七太宗起北平已知善名畧與儀所引禮舍人及

即位累進司賓署寺丞又六年進為卿善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哀郡城治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得公卿聞聲而中饋亦多好之者鴻臚卿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聞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佐于謙當九門外郭以與敵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仍領鴻臚事其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眾為止未幾進善往漠北善乃悉其賢不足則發之中饋人

悉蓋巾綺繡女紅線鉤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
帳中稍有以賂之其人引見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
坐定善以利害陳之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稱問萬
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因之令坐善頓首
辭曰寧敢以草野廢君臣之大義也先嘆異之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及上皇復辟論善功封興濟伯尋加禮部尚
書領部事卒年七十五謚忠敏

李徵字君學涿州人生五歲始能言為州學生永樂癸未經魁
入國子監因言事切直受知仁宗命有司給以脚力每朔望
率詣生朝見后授京衛經歷陞戶部主事歷禮部員外郎持

已嚴厲臨事剛決銳于建立由江西右恭議陞四川右布政使並殲康陽官中物不私一毫志鋤奸豪有犯法者繩之不貸蜀人稱為鐵面李在川中十六年正統八年召為史部左侍郎協王文端直持衡公平人有定守以疾卒于官

韓定字世安號靜菴以錦衣衛籍因家京師定生而質確好學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送入翰林院習學夷字八年精于奏授鴻臚寺序班景泰元年遷入內閣辦事三年以鯁稱擢書陞中書舍人天順元年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英宗寔錄及大明一統志續資治通鑑成陞食正三品俸陞太僕寺卿定自幼事親孝及兄友愛親有疾躬視湯藥

衣不鮮帶既卒求毀骨立依禮殯葬天性儉約雖祿漸豐平
居飲食衣服宅第器用未嘗奢靡至於姻族鄉里有貧不能
嫁喪不能塋凡窮獨無告者則極力周恤無所吝居官四十
餘年在內閣書制誥朝入暮出無或少怠處僚寢以義待生
徒以禮一時入館習吏字者無不暗曉天順間詔求通夷字
者大學士李賢以定應詔入奏夷音譯字之說上說賜寶鈔

錦綺

張敏永清縣人宣德癸丑科進士歷官給事中以才幹聞祖工
部侍郎敏惻愷不羣博聞強記居官不畏強禦嘗忤逆振幾
被排陷然無隙可乘竟不能加害曹文忠于甫愆雅與孚契

李震先世山西臨汾人元季曾伯祖希賢遊宦于燕因家宛平
祖嘉永康中累官禮部左侍郎震天資穎敏自幼嗜學以廣
補太學生領宣德乙卯鄉荐正統元年登進士選庶吉士次
工科給事中歷陞兵部侍郎奉勅巡視紫荆關一帶山場置
立界牌禁養林木衛護關隘防禦寇盜遷奏稽古震賦性醇
厚才識高邁若家孝友蒞官勤慎任內京所至除弊興利政
聲籍籍尤厚于故舊東官孟侍郎初任南京住部堂后無忽
得疾卒同官諱之移歛廡外震往弔嘆曰孟公生為鄉佐死
可委于此乎立命并送書寢宛平諒定與其祖為友及歿其

弟安留金陵年老家貧且食指衆弗克返故里震至即為助舟車歸之其急于尚義類此

岳正泗水人鄉舉后卒舉國學李文忠時勉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尚文教彭文憲王端毅皆預為正統戊辰會試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及第授翰林英宗復辟改修換正家宰翻荐正宰相材召對文華殿上喜曰朕今用汝內湖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為朕努力正頓首命出赴湖正聞為上言曹石勞太甚慮有變耳早為節制而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下詔責躬乃正視草歷陳樂政詞極切直遂有蜚語指為謗訕內批降廣東欽州同

知道郭以母老留未行尚書陳汝言者。曹石黨也。譏正嘗言其不可用。乃噤運者以事中止。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越五年。曹石以不軌敗。上謂李賢曰。向岳正固言之。賢請曰。正有老母。幸放歸。乃命釋為民。憲宗崩。位臺諫。請復正及御史楊瑄二人。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復職。允。經筵講官纂修英廟寔錄。李賢欲出為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以是怨正。會廷荐正為兵部侍郎。與鄒給事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譴。遂皆補外。而以正為興化知府。成化己丑。致仕。時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第。年五十五卒于家。公子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儻

視一世詩文高篇雅提精于書法嘗偶畫葡萄蓮荷絕品所
著經解皆未就今推類博稿行世深衣纂疏藏於家

尚劍字宗遠其先世居溧陽父琦從家寶坻正統壬戌進士觀
政都察院掌院第者見劍姿宇魁梧及試刑名輒出倫輩甚
器之奏請選進士為御史得二十有四人劍其首也授河
南道丞幾掌道事是道分隸皆劇司魚考覈却著以下及畿
內百職政績繳揚有方考察明允一時聲名藉甚嘗奉命按
治遼東河南江西所至持風裁鋤強擊貪不少寬縱吏民協
息畏服其在江西能聲尤著居無何朝廷摧劍按察副使從
民望也劍至振揚風紀有加于前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甘肅大若邊功時聞內舉邊撫例不得守制劉堅請將
命銜與道官管孫蔭葉等從令選鎮卒于官人感嘆成積涕
總戎暨中賞視其裝惟衣服簿書又相與嘆服其清操云
董芳字仲矩灤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左寺副
未幾陞左寺正法律精明濟以仁恕以故滯獄沉寃多所伸
辨時有巨室被盜方捕時東阿縣民蔣傑適與賊偕行因併
執縛傑不能辯以拷掠遂誣服方廉察之證驗皆明遂出傑
神策衛軍詐稱錦衣旗校奏旨誦罪取人財事覺有司以
詐傳詔旨諭應死方以彼冒名誣財耳傳旨無實跡自得減
論全吾衛卒領劍內局中道竊符板尺許邏者得之有司以

並內府物律斬方以物既領出非潛入內府盜者宜以盜臨
自盜論遂減從徒其諸平反咸右此景泰乙亥屢災異湖廷
以濫刑為憂乃簡廷臣往獄諸虛獄方得山西將太原民白
政與邑人王遠構怨殺之投尸於河事覺政復誣遠妻與已
通同謀殺既成獄方赴彼為夫婦三十年生子十餘人安得
有此乃盡拘鄉鄰質之止以事跡語言反覆囊曉始得其情
政遂服遠妻得免天順丁丑陞本寺右丞時忠國公石享用
帝魚灼中外或謂一徃見存揚可立待方抑之曰士貴氣節
屈千金軀忍恥以要權貴吾弗為未幾出其門者果皆敗聞
者服之景遷刑部右侍郎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理本部

事地撫大同甫數月以刑部尚書召選京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袞敏

陳壯字直夫其先越之山陰人父簡成交趾后移京師隸籍京衛壯生時骨相奇秀父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選吾鄉也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授南道御史翰林章懋莊昶黃仲昭俱諫麓山謫官壯慨然上疏力救得改謫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與壯極契厚及持父喪壯與倫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壯輒身行之扶柩歸山陰營葬事畢即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陳直夫者士大夫每稱之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惟見少保于公及今陳

御史耳服闋以毋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宮汪直尚書姚夔苗守恭儀言皆剴切遷江西按察使會事壯念父母卒無意仕宦遂乞歸居鄉布袍蔬食作鷓鴣沙亭讀書其中為老為之計且治丙辰由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荐為福建按察使會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東刑部尚書林公俊為都御史時特舉壯自代人重之如此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置諸膝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進士進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士正德七年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謚文正楊公
一清稱公孝友天植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歛
然難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
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于世陸儼山深曰戶部
侍郎邵二泉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后之作以哀求
墓者往歲丙子秋泳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文正之訃有
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
今後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悵
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首憂國泪雙隄壬申二月深嘗與修
族何祥夫游檢討盛希道端明謁文正公于私第議及國事

公手揮雙泪意甚悲愴落句蓋紀寔也錢牧齋諫益曰公悲
怡夙成夙神娟秀登官館閣四十年不出國門贊成后學推
挽才高風流弘長衣被海內學士大夫出其門端者文章學
術粲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涯先生之門人也罷相家居購
詩文書篆者填塞門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倦歛
磁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茶無魚菜耶逆
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國家休明之運萃于成弘
公以金鐘玉衡之質振朱絃清廟之音含咀宮商吐納和雅
派、乎洋、乎長離之和鳴共命之交響也

李賓順義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浙江道御史累陞大理寺卿
各該衙門相沿以竊盜罪因遇赦宥俱免以革后所犯論為
初犯免刺發宥貸具題律為萬世常規赦像一時惡例今盜
賊日多律法從減事發問擬做工徃、隨即在逃仍復為盜
見問者未結而犯之者即至若欲緝盜以安民必須依律而
坐罪無通以革前革后准三犯論絞開奏定奪永為遵守人
因刑部擬罪太刻具奏用法莫貴于寬平發落莫患于不一
用法寬平則人易信服而法亦可恒法不一則難以奉行而
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疏中歷舉失刑者數事朝論避之

朱銳通州人天順辛未進士少貧為州庠生嘗宿學舍同舍生
失銀簪者証銳竊之銳不與辯償以銀后同舍生于他處得

簪乃悅還其銀人曾于儒學門前拾得金銀器皿一袋伏于
學門候其人至詢得其寔歸之其人感謝以金竟不受僉官
工部郎中每過鄉里至州城西郭外即下馬步行過闕里親
識無貴賤貧富一接以禮鄉人仰之

段正以錦衣籍居京師正為文敏聽七歲作鸚鵡賦有奇句由
京學生領鄉荐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屢遷謫官至江西
左叅政生平儼于自律家貧四壁蕭然于書無所不讀恒以
通儒自期所著有介庵集三十卷宦遊集十卷柏臺公案十
五卷課程日記三卷

張欽順天人官至工部右侍郎初為御史時巡視各屬開武廟

欲出閩北狩欽開闕三勤跪堅請回鑿武廟壯其忠遂止所
著有心齋奏議

高鑿字器之大興人初授業于醫者徐浦故又姓徐氏曾奏葉
乾清宮授冠帶值武皇帝將南巡鑿借醫切諫曰郊行野食
風雨罷勞動傷不測陛下即自輕奈宗廟何臣職在調護失
職當死不言當死而犯忌諱亦當死惟陛下裁之時諫者百
二十人皆逐外徙鑿獨以小臣妄言論戍極違會有詔徵選
歷進太醫院判食四品俸

李紳順天人嗜讀書為行人數奉使足跡遍天下閩見益母丸
載考最速戶部員外郎李尚敏荐為光祿寺少卿會考畿京

朝官為忌者所中調外三疏引年歸務于座曰五斗瀾將雙
膝屈三章乞得一身閑紳居城南徙禁藥西偏多蓄道書手
錄至盈箱篋所著有抱犢山人稿曾于百可漫志中見其求
解官疏云郡縣之職非循良豈第者弗符茲以浮躁淺露之
名而責其循良豈第之政蓋亦難矣其篤切如此古云休官
亦由人詎不信哉

周極其先吳縣人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寔京師乃入籍大興為
府學諸生嘗謝容開戶詩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
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為里中所重
然七試不售歲貢入太學弘治乙卯進直隸沐陽令治化大

行戶不夜關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
顧終日陶賦詩所著有詩集四卷

田景賢涿州人成化乙未進士初任給事中值貴戚屢害伯周
壽用事景賢首倡劾之上震怒廷杖幾斃猶極言不諱未幾
推通政叅議景奉命查理邊儲旋畧戎務廷拔成切時置官
吏非貪虐顯者者務在保全輿論稱為長者繼陞太常寺少
卿復掌通政司后加禮部侍郎尚書仍宰太常寺第進太子
少保賜玉帶麟服皆出特恩當逆瑾擅國時奴視諸大臣景
賢長身玉立簡靜自持見瑾取不為禮然終瑾之身竟不能
中傷以太子太保予告歸

機大異人戶部尚書中數之孫苑為鄉裡之子父初為光祿
卿例產子為國子生以屬機辭曰弟相早失恃請以命相成
化丁酉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歷陞南
京兵部尚書恭贊守備機務左翰林時本崇之外從弟律學
每取法家所為疏議者細書各條之上蓋志在建立不肖章
句間也在南樞時沅賊犯江上機謀于同事諸公曰今日之
事惟擇主持立資格修營柵郵軍士為急時李却昂自貴州
罷鎮還南京方遣人遷致之而委重為李以未得朝命辭機
曰朝廷勅諭我輩有曰凡勅內該載不盡者爾等從宜區畫
此却朝命也亟取尾屑塌竹木為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

之苦人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諸公皆猶豫機曰某當獨
任違草奏行之防守有備人心以安既自歸南京日與故舊
飲笑為樂別號樂忘

梁材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入為御史值逆瑾誅為
榜諭天下及錄付史館皆材筆為當時所稱及調知杭州益
以廉能名宸濠之亂材方為按察浙中浙去南昌不遠鎮守
太監畢真與濠通人心洵一都史張紳就謀于材一即案調
兵食方畧一日悉具乃自往說畢撤兵衛二測遂安嘉靖初
按察密雲南有土酋相讐殺材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始
貸汝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叩首謝服又難其太監公曰治

堯法如是足矣后調知夷先有密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年
再召為大司農加太子少保時永樂張相新貴用事嘗以意
氣上公嫌而獨不敢蔑視公已上念吏治不馴特命公以司
農行考察所簡汰數百人大儼持論又大譏久不決四事命
公魚司寇勘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
無憂矣及劾朔國公鄆落職歸卒久之邊儲大乏上乃嘆曰
令梁材在當不至是時大夫頗尚圖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
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后追諡曰端肅蓋稱步
名之興云

上儀文安人嘉靖癸未進士授靈壁令俄改嘉定西邑稱平徵

拜御史吳中大臣力荐儀才遂有守蕪州之命儀坐嘆曰郡
賦當天卜二而曰額潤亡可考何以定賦不均不可以
徵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學畫率僚屬窮
阡陌間計丈數俛溝洫縣々各為記籍卒破籍驗之或然或
否恒以一警百民毫厘不欺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
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准贖平令
下初若煩碎后無不稱便者期年化行訟簡治平為天下第
一景陞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與仇鸞忤而歸天下益重之
燕忠蕪州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常州府推官累陞陝西按察使
劉瑾柄國附者甚眾陝同鄉上尤所倚意忠獨無饋遺于謁

瑾雖啣之卒莫能害之改大理寺卿執三尺惟謹不肯少有
推移貴近有所請托必正色拒之吏部擬存忠為吏侍及兵
侍皆不報或諷使少貶以求進忠曰大臣進退當以正求而
得之人將謂何生平性狷介峭直居常寡言笑不輕交際人
望而畏之有包燧之風焉

牟斌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遂方正大臣言官劉蒞蕺
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為申救有任御史者
自憇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寔他出斌唾之曰古人就不與
黨人爾得與名乃悔耶瑾令役獄詞去銑疏首推燧字斌不
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朱鄒道卿以失

原奏被害台儕宜自為計奏入瑾大怒又傾知斌庇言官矯
旨廷杖斌垂死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官相訐下斌
治內臣賄張雄令回祥并劾斌不從雄陷斌女置武昌感
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贖三百金斌指其兩子曰
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夭若受金行此及矣斌痺屋敝衣丹
遺禍怡、若分然崔公銑常言正德之時登宦用事士節靡
然求真正自持者惟劉忠傳珪年斌三人而已

楊和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剛方嚴正不愧暗
屋且絕口不言人非晚領鄉荐由徐州學正陞國子博士平
昔不務蓄積惟盛于教子著有學篋一書以教后人講明義

理不專舉科舉之學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次子維
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俱為海內聞人

史道涿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遷庶吉士授給事中劾江彬神廟
等罪又劾尚書王憲黨惡通賂世宗初又論救王瓚得減死
使朝鮮為副使還山西僉事素惡相楊廷和專擅疏其不法
三十事楊立辯得旨史道拿問諭金縣丞廷和去國言官合
疏以訟復原官既辭仍額外任許之壁江西僉事累晉大理
少卿都給事憂言方當上意驟陞協院僉都因劾停之都御
史汪鉉阿張字敬意借監生詹榮誣奏欲重治少宰徐縉力
勸阻汪即述其言以聞上置不問給事中鄭準言事謫典史

應請以病承至銜逆道以逃道力爭之給事中孫應奎陳寔
奏汪辯為謂準怨望道阻抗坐罰俸半年孫謫縣丞十三年
陞大理卿著都察院事會因推劾遂降山東參議又以辭明
稍后闕住十五年起左僉都撫大同陞副都轉左回部以生
毋舉去庚戌都城戒嚴起原官事平以疾乞休得允甫七日
馬市議起命往宣大措置計罅妖逆蕭芹等陞兵部尚書某
乞休允之加太子少保

蘓志皋字德明固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生平嗜學宦蹟所及無一日廢書所著有益智錄極其
典博其后人式微貞之同鄉楊都村家楚中文太史安之見

而以為勝於通典兵火后不存

劉效祖永樂中徙其始祖自濱州寔都下占籍武曠左衛祖連

以明經為御史大夫效祖在徽禪即喜弄圖書早善為文宏

靖貞戊進士仕至固原兵備副使歷任著有政績及解組歸

闕日涉園陶情觴咏京兆首善地關專誌京尹敦請徵載筆

適督府以蘭門遠東先勝之因而知檀州作閩鎮志九三閩

歲以是得繼遊諸塞所至輒有紀一日聞上問其姓名有詩

云叟生斐鬢已蒲駮敢謂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

緣不是弊輪袍所著有曰集三閩志十二卷春秋稿二卷劉

仲修詩集及文若干卷塞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清時行樂二

卷燈市語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短柱效梨園中一笑
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于世

陳克順天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嘉靖十四年舉進士仕至刑
部左侍郎告歸少從呂高陵構遊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
至輒聚生徒講學遇形勝未嘗廢遊觀南汝為之築醒翁亭
于龍屏山南安人言公品誼可當廬陵直不飲耳克善因競
醒翁所著有醒翁集

郭文輔字共臣宛平人舉進士授行人徵嵩專圖其于世藉受
賂鬻官文輔雅不妄交飲跡自守不與通使還同署生每奏
金銀方物于嚴氏文輔不肯又無可將人咸笑之會考送言

官世蕃聞文輔名欲引之且籍以示無私陰遣客謁文輔且期以五百金卽入臺無疑文輔笑而佯應之客反報世蕃甚悅卽白其事于嵩授御史客如約責金文輔笑謝而已世蕃以爲誕已大恚爲早甚考祭百司世蕃陰令冢宰誣奏文輔吳嵩不稱改戶部主事文輔怡然居之居却清約寬雅秋毫之利不濁也人稍稱之知常州府文輔孤介爲政持大体與民休息絕無干謁當事噉之調永昌治如常州久之投劾而去之日惟圖書數篋而已家更貧困至不聊生徒自肆于學無所不窺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讐與驛騎將軍馬鳳乾爲友應乾直亮博雅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得甚歡雖若朝市門者蕭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稱之曰共臣之爲人虛

不逆物卑不失已依、自遠雖迹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
獨往讀書持論不軌轍于古人冥心析理不膠結于胸臆養
恬致知寔宗廟之瑚璉幽冀之旃角也人以為知言

劉體乾京安人為給事中時值國計告乏令廷臣會議或欲徵
催歲逋負或欲加增賦額公獨上疏云近日北敵陸梁陛下
赫然震怒欲大舉撻伐令諸臣會議軍儲諸臣為一切不得
已之計用佐經費臣聞蘇軾有言豐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財
者臣謂今害財之大者有二軍冗吏清冗費乃當今聖財第
一義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

矣今邊功之陞授勲賞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八萬也今名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十萬也成化時視洪武為冗今視成化時尤冗遠視宋之官制三萬四千貞唐制一萬八千貞漢制七千五百貞又不當倍蓰矣文武官制外如閹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冗透漸多中書等衙門帶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及大工陞孤假掾攀尤不能悉教蓋已萬、于祖制矣乞勅各衙門清查節省祿俸無筭所謂革冗吏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尚有八十萬自二十年以

米供應日增餘銀項盡其本寺進御膳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供納內監官乾沒輒以所進鬻之行戶所以前石多寡損異者內官之濫漏冒破也其供應各衙門侵盜尤多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為令典年終遣科道官查覈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革國計自然有餘何患軍興之備哉以疏中事侵內監大不悅之后崇陞至大司農隆慶初內降取員真珠黃祿玉等項公執持不行上切責之予開往公博覽事持大體始終不渝其操人稱為古大臣風

陳儒世出交趾其祖復宗當宣德時從征有功賜第京師授錦衣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舍廩應科貢儒則復

宗之孫也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右都御史提督漕運巡撫淮
揚每任輒著聲譽當為諸生時以能文名呂涇野薛西原諸
公坐加稱賞及致仕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日
與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所著有安遠十事及詩文行世

福時東安人白世職歷官漕運叅將值黃河為害僭運八載以
軍法却暑日泛駕于洪流怒濤之中艱苦萬狀飛輓為浙直
先時身處膏腴不私一錢內閣徐公階本兵楊公惲極為推
服晉爵印提兵填淮安提漕如故世廟以清不過福時勇不
過馬芳稱之

李三才先世自臨潼移居京師卜宅城東之張家灣萬曆甲戌

進士少負志節磊落不羈登第后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合以名世相期許永幾允貞為御史時江陵初設執政猶席其餘威任意蒞事會張蒲州四維之子聯翩高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誦江陵覆轍執政恨之出為許州判官公為戶部郎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允貞陞南吏部主事公陞南禮部主事時郭公元標由建言寔以為史料給事中復以旨事調南刑部李公化龍為南工部數公多暇相過文酒從容每連簾出遊望之者若列仙也公自南移北聲望益重時擬以卿寺待之姜江王相國素愛公欲致之幕中公夷然弗屑也出為山東僉事公輜車所致風行

雷厲奉裁大著乃始內召俄有旨漕之命時稅端初設縱橫
四出而在淮之陳增為甚公上疏力發其兇肆疏入不報復
上萬民塗炭已極一疏語益激切復留中不報乃自劾願求
休致遂奉旨李三才既推托辭他去罷事下一時臣工相顧
駭愕南北瑩省文章保留疏入不報三才倏疏請代而歷陳
民情之困苦國勢之顛危熱血淋漓聲淚俱下神宗卒用其
言撤回陳增兩淮之人歡聲振天如解倒懸也功高望重會
人側目衆疑其與援更值時論欲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朝
故事衆見倉場孫瑛疏荐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科臣劉時
俊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相繼出死力逐之三才一函請旨

會勘上親問一面與之攻訐請致仕之疏凡十五上不報乃
請移駐徐州候代又不報遂起登舟候命始奉有准去之旨
歸而建瓊鶴書院講學侍御史孫若相特疏舉荐衆悉其後
用御史劉光慢李徵儀郎中森心湯謂其擅用皇本上即令
徵儀心湯往查皇本既無的據心湯又謂書院為古官地奉
有胆大欺君始革職之旨三才與同鄉政府書云某與相公
同里同學從無嫌怨不知何故必欲置僕于死地僕生平傲
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以附相公又不如始進之日附江陵
以蚤收進類也豈有四十餘年之砥礪一旦而盡失之與某
此指自分必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胆大欺君四字試問相

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未幾東事孔亟經畧乏人中朝復思其才以戶部尚書起用適公以病卒

呂邦耀大興人萬曆三十五年任兵科給事中適西朝房失火上疏言朝房臣子退居之地聽縮之所一旦煨燼蓋因用人重事所用不必賢者不必用內外睽隔人情蘊崇所致語極切直後督學河南所收皆一時名士請告歸留連詩酒賦米氏燈律詩一百首俄頃而就長安傳誦

傳好禮固安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涇陽知縣以治行徵授雲南道御史因事劾忠建曰六事曰君臣之情當通曰奸欺之罪當誅曰外戚之爵當停曰內操之兵當罷曰山陵之行當

止曰后宮之宴當節不避齒馬投鼠之嫌如尚寔杜漸諸流

曰勤講學曰修寔政曰禁興作曰復常朝曰賤貨物曰成軀

出上請誅怙寵之中官裁拔邑之威晚尤人所不敢言奉命

按浙值大稔動帑銀二萬留漕糶萬石賑之先發后聞曰俟

命至而發民已溝壑矣未幾陞僕少丁內艱起補四夷館太

常少卿時權使四出海內騷動遂抗疏言假官抽稅之害不

報更補續跪闕下者三日左右持之不起神宗震怒降廣昌

縣典史大小諸臣交章伸救皆斥降有差上書其名於屏示

不得用而中官又切恨之遂家君十五年屢起中格巡按為

詩鄉典史部為謹得贈太常寺卿

王述，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授紹興府推官，奉裁大著為人耐。日考滿至京，僅陞武選主政。時楊公繼盛為武選員外郎，甚相得也。一日楊公上疏劾奸輔嵩，自分必不免。過公寓相別，並以妻子托之，曰：「選君為社稷計，吾不能為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女二子，一子已有親，次子與女皆幼長而婚，嫁在君擇為適，乃以女許其子。次楊泣拜而別。時嚴嵩威勢甚赫，人人避匿。楊疏下，連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奉旨，庶幾效忠嚴、鵠冒功一事甚急。兵部尚書聶豹嚴之門人也，適言冒功之事甚寔，長安無不知者。且據寔具覆，聶知適不可奪，乃密報嵩。上疏辭冒功之官，前論冒功遂免。覆嵩切齒於

遠會有窮弁聲寃者遠遊下錦衣獄查無干涉釋放楊公之
獄上諭死遠榜徨如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收其尸作詩二首
哭之時口語籍籍遠不顧也未幾陞巡宛州道又自河北道
轉山西奇嵐兵備副使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
撫按蓋怒遠會疏糾劾降調奇嵐士民為公頌寃于新撫按
公疏荐公復任上乃特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遠
有保安之捷陝西按臣溫如玉上疏劾其疎防在內科道和
之遂回籍聽劾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以修
城之功加俸一級功以親老請告不允陞兵部右侍郎提督
京營復三疏控辭不允然以抗直與張江陵語多不合適有

闕視之議遂自請行邊上賜飛魚服以寵其行闕視事竣上
中遂患病乞仁致疏不允人懇請得回籍萬曆壬午起補原
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奏贊機務又改北戶部尚
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諸儒從祀須以是踐為主
餘皆偽也陽明以才勝若寔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楊
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也尤為有識
乙酉改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於內閣
及大瑞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托遂行拒絕于是內
閣嗾言官糾之具疏請告允令致仕公家居杜門存用之疏
無歲不上四賜存問享壽八十四終祭葬如制公所著有六

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八卷奏議十卷子王樂善字西里爲
考功部先公而卒

善壁文少舉人隆慶辛未進士累陞僉都御史撫治勸陽當其
爲御史時按淮陽值黃水入淮、大溢憇河大臣與撫臣相
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倖貳又有議罷堯公舊隄勿修
而別開支河者壁疏言倖貳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第權
不一難責成功宜罷憇河以其事歸撫臣使入河口外高山
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潮關私販之路不若修堯公廢堤使
內水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
凡數百言皆鑿、可行部覆如議事竣有白金之費中州宗

室最衆而祿最不給或有言宜問宗學恤貧宗者下有司議
悍宗睦榕輩指是為宗正睦擇罪馮其党辱擊之因聚衆稱
亂人情洶々璧時方在道聞之即疾馳入大梁捕其謀主來
東魯數人合武卒列伍備非常始疏陳其狀有詔罪首惡而
釋其党中州宴然璧常言治大猶且緩急則謀洩而易脫乎
大衆且急緩則党固而難安人以為名言已開府鄆湯當懼
投之后推誠布公一以寬行之而不欲如東溫然地方之賴
以救寧而中蜚語歸嘗誦伯淳言撮拾短長以希直名有所
不能蓋終身以為則為

米萬鍾字仲詔宛平人萬曆甲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歷令永

平綱梁六合三邑庚戌為廷評進計部。出藩浙江觀察江
西當其自江西歸道經南京時中貴人守俗于所者方為嗜
捐利稅戶聞其至大喜使奉幣求公數言應納上公者為
鍾忽斥其人去中貴人恚甚以聞璫怒益甚乃啖其門下
御史倪文煥既奉公党人魁也剛籍為庶人為鍾逆不敢居
京師南北靡定浮汎江湖聞戊辰以新命牽復又三年始備
太僕少卿管光祿寺丞事未幾病作不起朝野惜之公病
時陸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稍甦
諸子泣慰進湯七揮之于地再慟而絕萬鍾生平好石所蓄
奇石甚富人稱為友石先生李威晚為園于城西之海流樓

其宏侈公作園其傍林屋橋梁畧加點綴遂與爭勝公家有
古雲山房中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嘯咏自取所藏小石娛客
數十往回不倦風流貞潔士君子稱之

馮有經京師人萬曆己丑進士戊戌以右中允充東宮講讀官
一日講官進皇拜太子偶不為起公奏曰臣等承乏春宮輔
導無狀致殿下失起立之禮敢請其罪光宗改容謝之公事
母甚孝立身謹飭人以孝義稱

王愛宛平人萬曆壬辰進士修髯嶽立瞻視如電談古今事動
中竅會值盤錯游刃無堅始為潞安司李讞獄平允一意謝
請托雖忤權貴不鄉也既遣臺省得版曹欣然曰馬自千里

亦何苟必立伏乎既以允益往浙江請允益立掃歸給單士
布花數虛濫者將萬人愛督餉遊左三年節省餉銀二十七
萬加二級以示優異既而出脩兵陝之鄜州兼理靖邊籌畫
邊務屢奏膚功普右布政而邊盡瘁以歿嘗有史論數卷率
卓越創于時旨問稱漢司隸上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阿
謏不道以諷近世之事又言薛宣論陰陽不和罪繇苛吏馮
融論救世在理財足民為詭隨邪說顯叛經教趨其言

方從哲順天人賦性醇厚事不修飾為司成時大稽田畝有姪
入監甫三日即欲撥歷持之不可義怒使人語之曰若不受
官邪何此小節遣相拒絕遂請告去家君最久時神宗俸勳

外隔絕朝臣水火從哲與福清葉向高同君於地葉因為詞
劑時望歸之既而棄去從哲獨相口語藉適紅丸議起宗
伯孫慎行糾公謂葉為公所進例以許世子為試君當誅下
部議公上疏請投之四裔以謝人言高陽孫承宗乃宗伯所
舉士昌言於闕曰進藥不止一人寔出聖意當之曰弑非律
令也庸醫傷人有罪况為乘乎李可灼當論如律平人父母
疾革誤藥而傷歸怨長子長子之失主張理也從哲且受長
子失主張之罰宗伯恚以為反已而庇從哲然人以為公論
蒲州韓爌亦出揚謂不宜苛求從哲歸而杜門却掃不問戶
外外事幾逆璫借紅丸一案以處諸君子浙人徐大化欲康

此以是之不應崇禎戊辰歿謚文端

侯都尉拱辰大興人尚壽陽大公主遣時清宴領戚里掌宗政
五十餘年公當神宗靜攝批荅稀簡礦稅煩興遼左蹙地徃
抗章切諫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蓋自萬曆中震
位久虛寔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
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願以乘韋先之疏上懷印入午
門蒲伏待罪疏留中不報迨辛丑冊代王之訟與挺擊之獄
起公據經引義慷慨劾白國是者定卒謚榮康

吳孟明山陰人以錦衣籍居京師子弟皆從順天庠起家當天
啓中逆菴用事用其私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孟明適為之副

羣小構大指以一網盡內海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操
刀為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如保牒孟明從容語顯純無
多所連染連染太多于鈎党者則快矣盍亦自為他日地乎
顯純亦為聳動后先縱合幾四十人孟明又佐顯純定爰書
坐監皆無左証預為昭雪地羣小調知之嗾奄遂孟明去而
大獄始成檢左筆皆考元崇禎初以都指揮使掌衛事進秩
一品永幾內閣溫體仁與文震孟相左以崇擬事上疏糾文
遂之去鄭鄞乃文公同年相善者並欲除之適上衣章孝經
乃疏糾鄞迫父杖母大不孝上斥其職下錦衣逮問及体仁
病故事稱解適楊嗣昌不奔父喪黃道周糾之上召對嗣昌

言鄭鄭杖母不孝道周謂其不如鄭以此反齧道周上怒道

周並遠怒鄭必欲殺之矣因事久不結責孟明回話孟明言

鄭鄭杖母一事歷訪其鄉人委無的據罪不至死且引協理

陸完學御史王章為証上以其党庇怒褫其職特遣內璫嚴

詢處部極刑當其回奏候旨傳聞上意不測孟明處之泰然

曰此身不死于逆璫而死于聖明之前固無憾也人並重之

史應元以舉人授黃平知州生平不苟言笑每事必準古入在

黃平清徭役簡詞訟以教化為先不事刑朴月俸外囊無一

錢請告歸一蹇一僕蕭然如諸生布衣徒步鄉闕間歿祀鄉

賢人以為無忝

丁乾學原藉山陰徙居於北遂為京師人公生而不凡所著詩
文自成一家不肯寄人籬下行止磊落駿偉有國士風萬曆
己未成進士聲名噪甚人以為榮公愀然曰讀書中第此尋
常事有何足美但賢奸莫辨此時事大可憂者挽回之所正
在我輩一登仕版乾坤負重自此擔矣逆奄魏忠賢擅竊國
柄虐焰日張公憂見于色會有典試之命謂詞臣以文章事
主葵藿之誠當于試錄發之或得賜已往之覽萬一感悟不
然公言之天下以當討賊露布耳時楊忠烈建方上二十四
罪疏和者群起工部郎萬璟言之尤切遂死杖下璟江西南
昌人也公試錄序舉李時劉球鍾同為此用言二百六十年

何大匡救大議論不自爾卿出所以推重璟甚至復引應面
從語或諸士勿謂舉朝抵謫上下即下有所推折以受自諍
謝豈通國為皇上陳鞠人使忒之時有不沛然以從萊問以
盜賊羗戎闕豈並舉終言天子神聖近聞有合朝陳罪否至
有弊狀下者倘亦古人事修厥德之意逆矚目不識字試錄
進呈不知云何其党特以語矚因切齒公俄南臺疏糾省直
諸典試臣語矚上公者遂矯旨奪其官奸党高守謙故公僕
也至是冒錦衣衛蕃受端指率群忠狂跋恣掠至身無完膚
骨皆寸裂而去坐是竟不起崇禎初詔下法司護伏誅餘党

博之禮原名之裔大興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督推河
西務事竣羨餘照年齊後以例請正色比之入之馮帝以
備縮額時逆奄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事勢甚公
器不為禮其人見其少年風骨稜々咋舌而去丁州丁父艱
歸里囊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每言為聖人之學者舍此無
由庚午服闋先是逆奄時三殿工成群臣濫冒加級在亥未
及加至是應補馮上疏請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衣司理問
未幾准行人司副轉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清執之譽著
于一時甲戌陞浙江僉憲丙子陞山東少叅仍兼僉憲戊寅
陞山東副憲以進萬壽表入京聞卅代及妻之變亟奔至楚

下扶柩徒跣入菴焚畢拊茅屋于墓側不几不塌晨命咏：

而泣三年如一日也辛巳起補山西副憲分巡河東道時晉

撫秦懋德由心理學公當戎馬控惚將建河東書院與衆于

汾薛解經史以墓所：記在疾記與秦公遙相印正士午流

賊事逆上命廷臣各舉知兵者衆推性漸秦院右僉都御史趙

撫宣大宣為重鎮積死已久馮抵宣糾司餉主事張頌抱貧

尅下獄總兵唐鈺貪橫無法借用儀仗已成跋扈之勢馮指

其罪狀上令械繫鈺鎮中文武將吏始知有朝廷之法甲申

正月流賊攻潼關秦督孫濟庭敗績二月初八日太原報陷

秦中丞懋德死之馮設位而哭二十二日報武寧伯周綬兵

遇吉舉家巷戰而死馮嘆曰此真男子也即露宿城頭分兵
阨險要三月一日大同逆鎮姜瓖迎降總臣衛公景瓊不屈
死道臣朱公家杜偕妻投井死人心震憾馮集文武紳矜于
城樓設太祖高皇帝位神血共誓同心死守又集軍民諭以
大義並圖賊之貪虐衆為感泣檢卧所止衣被一篋出以犒
兵存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官曰脫有不幸用以裹我監視
內臣杜勳總兵王承胤已降賊勳忽致語以降請公大罵之
賊賊薄城下叛監鎮開南門迎賊入軍民潰亂遂登北城樓
絕糧易大紅公服剗望九叩從者馬遺蹏并家書付提塘官
令趨城而下擗衆人去解帶自縊三月十五日提塘官將遺

投道政司十七日奉有之馮死難最慘忠烈可憫着首輔從
優議卹之諭時賊已至城下杜勳棄城飲于樓至十九日門
開城陷

金鉉克平人年十八舉順天鄉試第一戊辰進士授揚州府學
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濬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人比於
赤胡安定先生尋轉國子監博士庚午遷工部主事督理軍
器躬自祭飭必慎有加時內臣張彞憲奉勅總理戶工兩部
錢糧且建立公署鉉特建言請罷疏入不報未幾彞憲移檄
內開兩部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鉉憤然曰不寧而
前言驗矣又疏糾彞憲亢顏昧心安自尊大語極峻直彞旨

功責然兩曹諸司迄無一人肯至矣憲之署矣憲愆甚亡何
分稅杭州未任以病請告歸甫匝月矣憲以火器不中式恭
公奪職乙亥春奉旨起廢朝士多荐之廢旨責家宰且真選
司獄起廢之議遂罷卒已父汀州知府顯名卒于丹陽銘自
燕徙跣奔赴葬父晉陵奉母而北徙遺命也服未闋復有起
廢之旨衆又荐公一日上御文華殿召六部堂上官及科道
掌印官而舉清廉官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力舉公服闋起
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流賊犯宮闕三月十九
日早圍上變投入御河而死母章氏妾王氏弟綜俱赴井死
成德懷柔人少儆儆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為諸生時因家近京

帥每聞逆奄魏忠賢竊柄肆虐則斫几狂叫曰吾恨不能為
天下殺此賊聞者驚避又得楊公二十四罪既讀之焚香下拜
曰大丈夫當如此懷柔人以為狂生其父文桂母張氏獨善
之崇禎辛未成進士遷滋陽令有廉能聲然鯁直不能俯仰
上言時陳留人王國寶為知府公每譏刺之惟官李恪從中
挑搆輒切齒或乃列款指之巡按尚好善被劾逮至京時山
東士紳極言其寃上使人至滋陽訪之所糾不寃擬寬釋之
矣時烏程溫休仁當國初以故卜為諸君子所擯出流糾與
推者上傾心信之乃以寃之一字禁錮詣止人而導人主以
剝奪之術時海內有頌然衰亡之象夫德在獄每聞印報輒

念：不平曰我皇上能除魏忠賢之奸而不知大奸復在肘
腋也于是且疏論列休仁罪狀直聲震天下受杖首三下詔
獄論成榆楊懸坐無主贓六千七百有奇休仁恐其復有疏
也適發遣留比其家僮妻劉氏及女俱以困斃母氏聞公狀
不復悲痛曰吾得為范滂母矣乃使疾掖坐西長安街候休
仁出朝迎而詈之謂其殘害忠良欺君誤國斥之李林甫奏
增德至成所衣食不給屢之泰然益肆力於學七年癸未冬
放罪補如皋知縣上疏陳謝兼言有司悟尅之害言甚剴切
墮內擢兵部主事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金壇同年家誓
以身殉既受事見兵柄盡寄中涓議論紛紜宸聽日塞每遇

同年孫承澤寓相對唏噓流涕時流氛已至昌平延視京營
科道請催營兵登埤不報上謂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
歸各官速為集議公謂澤曰事迫矣無可議宜催京營諸公
勅兵上城吾輩各罄所有又勸商民議輸支持旦夕以俟王
玉允吉吳三桂之至可也公歸盡以衣服簪珥送至承澤家
合之衆人所捐運至城上十八日復共議捐措聞城上監
視大瑞總叛瑞杜勛上城知有異謀往請名對不報次蚤公
約澤同至魏內閣兼德寓請皇上親御樓各官願分地死守請
木兌綿衣澌駱養性至謂宮中無皇上適宮人奔馳於外執
而問之所言皆同也公至澤家泣別約以同死家人急服澤

室人劉氏子媳林氏已投井矣感嘆而去公歸寓跪啓母喪
太夫人以大義首太夫人自盡一妹一妾繼之以從容投綬
余亦於玉帛堂自縊為家人輩所持復索問同子道撲投井
復為家人救出然未予入井反出已未不死豈非天哉豈非
天哉至今回憶公之遺烈求仁得仁未嘗不淫_々下泪也公
有幼子名夢來寄金壇同年王重家王以女婚之女歿復以
甥女繼之此古人也附記焉

成公臨難與翰林院侍講馬公世奇書言弟幸老母舍妹俱
在此老母爭欲先行決弟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為弟志在
為其難懼愛起念卒或筆元以自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使

在都魁紳盡如光含萬籟北海天下事尚可為若此歟。泉
下何哉言之憤切焉公答馬言讀教可謂是母是子美之教
之弟何語年兄極推光含萬籟北海令人盡如兩君子事亦
卒至今日乎北海孫承澤跋曰康熙癸丑二月无錫馬公世
奇孫州計偕來都特示兩忠絕筆余捧讀之不覺泫然出涕
兩忠者馬公及成公德皆余道同志分之友也憶癸未與馬
公同第武闈內夜促坐談及國事紛紜內監兵柄相臣庸懦
危亡無日泣下衣袖沾濕次年甲申賊勢益急余同光公時
享數上疏不報二月賊至宣府監視杜勳同總兵王承胤出
城迎賊是撫朱公之馮死之余上疏請誅杜勳弟極在京者

以爲從賊之戒急撤城守內臣還京營捕營兵柄于知兵大臣不報忽下諭云杜勳馬賊身死忠義可加贈司禮監太監立祠豈府有司春秋致祭廢弟恠一人與做錦衣衛堂上官諭下舉朝失色三月賊至都城兵部以建視京營科道光時寧王章手札上聞言城守太監曹化淳王德化等夜縱杜勳上城飲于城樓上亦不加詰責也十九日黎明成公約余同至朝請召對及至宮門止一老監坐地職名榜入老監亦不見矣兩人馳至魏內閣藻德寓請上出御城樓詎未竟錦衣衛駱公養性倉皇至言宮中无至尊宮女逸出執而問之所言皆同成公同至余家泣而拜別家人報余內人劉家楨林

入井矣成公悲恫而去余入玉皇堂首祭後自縊有庸書感
姓者呼衆解救諸僕環泣而守余潛服片臘兩許嘔吐不死
賊已入城衆僕各匿妻孥余乘間同長子道樸投入井中萬
僕姚思持賊偽示來首尋至井所取指兩烈頰絕索蘇之而
下井中大呼衆僕奔救余同道樸出井吐血水斗餘死而復
甦偶紀功司差人昇至蘇州新衙余求速死偽司李姓河南
人溫言慰藉公有德敬鄉口碑尚新不忌害公也聞之空室
者守者偽錦衣尉梁姓日以飲食饋送言新娶妻室乃東院
青樓舊相與蘇州茶舉人每言公為朝中名臣袖公本檮席
間傳誦內人知之羹飯皆其親製彼一嬖人尚知好義某

陝西諸生素負義氣公無過感傷生之偽司上本求寬北顧
天諸紳李自成怒以入城時京紳無一人迎見者久偽司幾
死余死亦在旦夕幸

皇清大兵入關逆賊宵遁余潛回上林養疴村落上林丞郭公
永泰報部起送至京內院范公洪公極加稱贊同鄉內院言
其來遲范公曰再遲數月亦無妨也補吏科都給事時李自
成尚在西安余上大驚未報受職不安一疏奉有朝臣為國
長報其在同仇目下大兵進征逆賊即當殄滅源永澤本向
情事知道了之

昔差中書諭即日受事荷蒙再生以至今日一籌莫展老病告休

二十餘年無所補益于今見兩公手札從容就義臨危倚身
推及慚愧欲死八十之老行見兩公九原或鑒此區、苦衷
也

肇永圖字洪圖兗平人尚樂安公主公李乃李選侍女所謂八
公主也都尉崇文雅被服如儒生喜與賢士大夫遊人方之
王晉卿公主甚賢每值都尉宴客則蔬菜酒茗必親製如士
人頗為崇禎癸未二月初九日上召公侯伯至德政殿言祖
製勅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問各有子弟年各幾歲
成國公未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對以子尚幼而都尉獨
上疏請就學云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讀書然

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考滿近見終歲屢遷或踰年不補
失與其設員無定徒遂偃仰之私孰若相觀有成追隨從公
之邁橋門環聽懔振驚之有容矧國序賓赴騎虞之合節先
相駙馬若梅殷李聖趙祥來瑛并源焦敬石璟或晉第封疆
或宣猷樞府豈非嚮學之效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
疏上 上褒嘉之未幾公主薨例有遺念之進上諭遺念不必
進其冠項服冊及有龍鳳袍器著恭進因進公主金冊之道
九翟珠冠一項禮服一襲龍鳳裙襖十四件龍鳳尺頭二十
疋龍鳳屏椅九件鳳床六張鳳衣鏡一架因言今日之事起
于遂平長公主乃近例非舊制也向臣恭謁壽陽瑞安延慶

大長公墳園及觀其祠宗具金冊求冠冕然在列其子孫
遵世守設其裳衣不啻圭璧琬琰蓋先朝之制亦未詳進繳
之例也上得疏惻然因還其冠服金冊止收龍鳳器物至著
為例又疏請為建文帝加徽號正祀典尤稱偉議甲申三月
賊破宣大上憂甚命大臣集議時詞臣李嗣唐請駕幸南京
項煜請送皇太子南京科臣光時亨力糾明唐為邪說上御
勤政殿獨召都尉密商然真係之間路已梗塞又欲以太子
屬公而惜已晚三月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樞尚在堂呼
二女公主所生也乃以黃繩繫于樞前縱火焚之自書公火
字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佩於目前自刎而死